

“我代表人民,宣判你死刑!”说起这句经典台词,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男主角刘啸尘帅气的开枪动作。

《保密局的枪声》让陈少泽(见图)的名气一枪打响,成为全国观众爱慕的明星。这一发子弹转眼飞出46年,陈少泽的魅力和他塑造的人物一样,没有随着时光褪色。

首次“触电”的压力

尽管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出演过很多男一号,1978年首次拍摄电影时,陈少泽还是战战兢兢。1978年的夏天,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选角副导演马世达来到了上海,为《保密局的枪声》物色演员。当他看到话剧舞台上的陈少泽,表演精彩,外表出众,觉得他特别适合出演刘啸尘,就一直留在上海等戏剧节演出结束。马世远极力劝说陈少泽去长影试镜头,还告诉他,就觉得他合适,就等他一个人。

陈少泽只好利用几天放假时间,到长春试了镜头,没想到很快就得到通过的消息,常彦导演和长影厂厂长苏云看过后一致同意。陈少泽火速就位,一到剧组拍摄的就是牢房审讯的重场戏,他的联系人周甫祥被叛徒出卖,经过残酷折磨后不幸牺牲。作为潜伏的地下党,他的表演需要呈现出丰富的层次,既要表现出同志牺牲的悲痛,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被敌人发现。这对首次

陈少泽:人生是更大的舞台

·张 琴·



“触电”的陈少泽来说压力很大。

胶片的紧缺让他只能成功,不能失败。当时电影拍摄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片,还是用外汇买来的,极其珍贵。胶片拍摄有耗片比,当时大概是1:2.5,也就是一次表演最多只能拍两条半。常彦导演还一直把一句话挂在嘴边:“你知道吗?我这机器秃噜一响,一头老黄牛就没了。”

刚开始,陈少泽拍完总觉得导演不满意。导演提醒他,你眼睛太透,心灵的窗户打得太开了,作为地下工作者,有时候窗户要稍微闭一下。陈少泽慢慢揣摩找到了诀窍,逐渐进入状态,眼神中多了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。“就这么战战兢兢地,最后总算是完成了任务”。

在戏外下功夫

《保密局的枪声》上映后,迅速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。陈少泽成了大明星,片约纷至

沓来。他又在《血与火的洗礼》《潜网》《大雁北飞》《特区姑娘》中担纲主演。

拍摄《保密局的枪声》的时候,陈少泽对表演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,毕竟是第一次拍电影。到了《潜网》拍摄时,他终于找到了表演的状态,也找到了拍电影的乐趣。他坦率地说,《保密局的枪声》是“戏保人”,因为情节跌宕起伏,而《潜网》这部戏才是“人保戏”。

这一次陈少泽是“含着演”“演的是七分戏”,在戏外下的功夫使这个角色更加耐人寻味。为了演好何侃这个船员的角色,陈少泽在上海上了货轮出海体验生活。恰逢那次出海遇上十级大风,船在碰到风浪之后,他一直扶着栏杆,被晃得想吐。经过一段时间体验后,他明白了船员长年累月在大海上漂泊,时刻都有危险,时刻都在拼搏。何侃这个人物表面上温文尔雅,他的内心却十分强大。当罗弦成了寡妇带着孩子,他仍愿意和她在一起,更有勇气和家人决裂,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在力量。

《潜网》中陈少泽饰演的何侃和刘晓庆饰演的罗弦是青梅竹马,两人门当户对,十分般配,但开始的时候两人并没有走到一起。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,罗弦才发现何侃对自己的深情与敢于突破世俗

偏见的勇气,对于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,电影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,让人意犹未尽。

何侃这个人物陈少泽非常喜欢,他也特别喜欢这部戏的开放式结局,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陈少泽在演这部戏的时候,心中始终遵循着一个理念:“爱是给予,不是索取。”这部电影上映后,俊朗又深情的何侃成为很多人的爱慕对象。陈少泽收到的观众来信甚至比《保密局的枪声》上映后收到的还多。这是因为何侃这个人物特别理想,又帅又通情达理,大家都希望,能找到何侃这样的爱人。

陈少泽和这部电影中饰演罗弦的刘晓庆成为了好朋友。他们经常见面,陈少泽回忆起跨年时刘晓庆到上海来参加《大众电影》书画展,他们见了面,刘晓庆跟他聊起《潜网》,半开玩笑地说:“结尾我现在考虑还真是应该跟你。”

“我的舞台一直还在”

正当观众期待他有更多电影作品的时候,陈少泽突然从银幕上消失了。原来他走上了领导岗位,1986年,他成了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团长。

事实上,早在1972年,陈少泽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上海青年话剧团做演

员。这方舞台,磨练了他的演技,无数次展现了他的表演才华。他一直没离开过:“我喜欢舞台剧的演出,一场以前演过的戏,过几年再演,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,对这个人物会产生不一样的理解,还可以再尝试感受一下,多有意思啊!但电影拍完了,想重新再演一次刘啸尘是不可能的。”

最初领导找他谈的时候,承诺他要是做团长的话一年给他三个月的创作假,不会耽误他出去拍戏。但工作了之后,他发现又要抓创作,又要抓演出,还要抓钱,被分房子、福利待遇等各种现实问题折腾得够呛,根本没工夫出去拍戏。

他对剧团充满了感情,投注了很多心血,剧团在他的带领下也创造了很多成绩。在团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八年,有得有失,陈少泽坦言这段经历对自己的锻炼是很大的。

从团里退休后,陈少泽找到了更大的舞台。他积极参加一些大型活动的策划、导演工作,通过讲课普及科学的演艺方式,参加全国各地的朗诵活动,热心于公益活动。他还曾两次“临危受命”,担任小区的业委会主任,带领大家搞了十几个文艺团体。“演员是我的终身职业,艺术是我的一生追求。”他知行合一,“要多干一些对人民好,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”(摘自5月26日微信公众号“大众电影杂志”)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(见图)的新书《赵宋:如是我见》近日出版。书中,她写到了苏东坡在惠州时的生活。他没有行政责任,却始终关注民生,热心“基建”,向当地官员建言献策,颇像今天政协委员的“提案”。

赵冬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,她在履职的过程中意识到,批评是容易的,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却很难。作为一位历史学者,在她眼中,相对于人物与事件,制度才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,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。

制度是如来佛的手掌

1988年,赵冬梅以优异成

赵冬梅的历史观

·谢 宁·

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。毕业后,她又考取了本系研究生,以宋史为研究方向。

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北大历史学系的长项,赵冬梅做的研究也是制度史。英雄故事、权谋秘技,这些普通人在历史里搜寻的东西,在研究制度史的人看来,多少有些浮于表面。赵冬梅说,她不喜欢现在流行的一种读史方式:对每件事情都恶意揣度,“细思极恐”,读出阴谋和办公室政治。因为这样阅读历史,就好比看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和神仙妖精打架,只看

个表面热闹。但其实,所有人都逃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——这个手掌,就是制度。“吃透了制度,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,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,明白为什么是那样,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。”

赵冬梅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武举,出版为《武道彷徨: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》一书。1995年她开始念博士,继续做宋史,博士论文写的是武选官,后来出版为《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》。过去人们认为宋朝官员分为文武两部分,但赵冬梅看到,其实是三部分:文官、武选官和军职。武选官这种职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,是宋代制度复杂性的产物。赵冬梅研究的是军事管理制度,但是她和导师都看到了制度下渺小的人。

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

2011年,《百家讲坛》邀请赵冬梅讲宋史。赵冬梅对此很犹豫,因为过去没有北大学者上过《百家讲坛》这样的平台,很多学院派学者对在大众传媒上讲历史持有怀疑态度。但她看到,大众对文史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,历史学者应该回应



这种求知欲,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文史科普市场被错误的观念、陈旧的知识所占领。

2012年2月,赵冬梅登上《百家讲坛》,开讲《千秋是非话寇准》。第二年,她又讲了《司马光》。之所以讲寇准和司马光,是因为她认为,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,尤其是有血有肉的大人物,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。

赵冬梅发现,面向大众讲比给北大学生讲课难得多,因为既要严肃,又要通俗。以寇准为例,她先要遍寻史料,然后要结合她擅长的制度史、政治史进行研究,因为她不想只讲寇准的生平事迹,她更想要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
王侯将相之外,赵冬梅始终关注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。在她的音频课程中,她讲了许多普通人。赵冬梅把自己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工作称为“光滑叙事”,意为态度是严肃的,依据是扎实的,但表达方式

是流畅的,外表是通俗的。“如胡适先生所说,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,这是我们历史学的基础底线。”这些故事,后来结集出版为《法度与人心: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》《人间烟火: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》。

研究宋史是因为苏东坡

学生时代,赵冬梅选择研究宋史的一大原因是苏东坡。她认为,任何时代都不乏有权势、有才华、有学问的人,唯独缺有趣的人。苏东坡就是有趣的人。赵冬梅甚至觉得,他是中国历史上“最可爱”的人物,没有之一。她想,能孕育苏东坡这样的人的时代,一定是值得研究的时代。

赵冬梅注意到一个细节:被贬惠州的第11天,苏轼就已经酿好米酒,与友人聚会。在她看来,无论是苏东坡,还是范仲淹被贬后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修岳阳楼,都体现出开阔和达观的心境,这与其他朝代的被贬者有很大区别。

苏东坡屡次遭贬,依然积极向上,乐观豁达。赵冬梅觉得,当代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防止“内耗”的方法:永远爱自己,还有,改变不了世界,但可以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。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5年第18期)

《作家文摘》直播抢鲜看!

周二,“618启航”专场,
薅到即省到,巅峰级让利!
周四,“618续航”专场,
怎么算,都是赚,放心冲!

开播时间:

周二、周四 19:30

开播平台:

《作家文摘》微信视频号



《作家文摘》
直播间主播小温



扫描二维码
关注或预约直播